

歲



月雕花

汉唐巴蜀古道遗珠

主编 曾列 张珂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

1470598

岁月雕花

主编 曾列 张珂

汉唐巴蜀古道遗珠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470598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月雕花 : 汉唐巴蜀古道遗珠 / 曾列, 张珂主编. --
成都 : 四川美术出版社, 2012. 5
ISBN 978-7-5410-4951-4

I. ①岁… II. ①曾… ②张… III. ①古道—介绍—
龙泉市 IV. ①K92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3199号

主 编 : 曾 列 张 珂

副 主 编 : 郭政权 方全明

编 委 会 : 曾 列 郭政权 方全明 张 珂

万玉林 樊 琴 袁云基 黄 蓉

钟国勇 张世凯 杨 军 叶云君

张亦龙 郑晓娟

特邀编辑: 余茂智

岁月雕花——汉唐巴蜀古道遗珠

SUIYUE DIAOHUA——HANTANG BASHU GUDAO YIZHU

出 品 人: 马晓峰

责任编辑: 陈 晶

摄 影: 方全明 张 珂 余茂智

撰 文: 余茂智 萧 易 凸 凹

封面题字: 郭政权

责任校对: 杨宗义

出版发行: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四川省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(610031)

设计制版: 成都墨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: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210mm×285mm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210千字

图 幅: 150幅

版 次: 2012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10-4951-4

定 价: 328.00元

■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

■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汉唐巴蜀古道

龙泉驿多彩文化的彩练

清乾隆三十年上下的某年秋月，简州知州宫思晋，虽“雨后但愁蛇径滑”，但“为了事敢辞劳”，十天之中，曾三过龙泉驿，并在此行中，写下至今仍为龙泉人广为流传的诗句——“吟鞭恰趁晚秋天，踏碎龙泉几点烟”，“野店栖迟风味好，呼童先煮在山泉”。

正如龙泉驿这个地名所传达的信息，历史上的龙泉驿其实就是历代王朝设置的一个驿站，所谓“汉置邮亭，唐设驿传”，元代为站赤，明朝才叫驿站，始称“龙泉驿”。既为驿站，那驿道自然是早于驿站的设置而途经此地、通达四方了。

有史料证实，龙泉驿境内最早的古驿道起于汉时，兴于唐代，作为其时连接成都与重庆之间最近的交通干道，这条驿道因此被称为汉唐巴蜀古道。就在半个多世纪前，虽经两千多年的演变，这条道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，依然是一条宽仅五尺的石板路，它因出成都东门，又被称为“东大道”。东大道五里一店，十里一铺，三十里一驿站，所以成都以东的五里店、黄门铺、大面铺、界牌铺、龙泉驿、山泉铺、茶店子等，都是因古道而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，而东去成都锦官驿三十里的龙泉驿，则是汉唐巴蜀古道上的“川东首驿”。

过去，一两家为店，三五十来家为铺，铺则设有“铺卒”之类的公事人为官家传递文书，而驿站则不仅有驿丞、驿使、驿卒，还配有驿马、驿馆，酒肆饭馆旅社俱全。无论是店、铺还是驿站，其最根本的目的都是旅行者食宿休息的地方，它们在古驿道上一路排开，也就串接起汉唐巴蜀古道一卷商旅繁华的行路图。

其实，依托于锦官驿——大面铺——龙泉驿——山泉铺——柳沟铺这条古老的驿道，以及龙泉山西侧的洛带镇、龙泉驿、柏合镇三处重镇，很早时候，汉唐巴蜀古道就在龙泉驿境内逐渐形成了相对发达的交通网络：一路从成都双桥子出发，经保和场、西河场、洛带镇、抵金堂县五凤溪，顺沱江而下，融入汉唐巴蜀古道。因该道以贩运货物为主，又称“洛带商道”；一路从成都九眼桥出发，经黄门铺、中和场、高店子、柏合寺、贾家场、三岔坝、镇金桥，入资阳后汇并到汉唐巴蜀古道。因该道途径长松寺，为历代文人墨客拜谒之道，所以又称“长松文道”。

“拉不完的成都府，填不满的重庆都”，通过这句谚语，我们可以想见，其时的古道上，那满载货物的车马，肩挑背驮的贩夫，行色匆匆的路人，背包打伞的香客，以及马蹄声急卷一路黄尘而来的信使等等，或路途奔波，或歇脚于店、铺、驿站里，该是何等的热闹非凡啊。与此同时，与这些人流、物流如影相随的，就该是南来北往、东进西出的文化传播与风俗交融了。

在这点上，先期的宗教文化无论是影响力，还是在传播的形式上，都是十分地惹人瞩目。

成都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，而在道教初步形成的东汉，佛教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。就在佛、道为争取信众的激烈竞争中，有着2400年历史的成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宗教文化相争且传播的沃土。那青城山、鹤鸣山作为本土道教文化的发祥地就自不必说了，就以始建于魏晋、鼎盛于唐宋的成都大慈寺为例吧，就曾有地占千亩，梵宇96院，楼、阁、殿、堂等8524间，僧侣5万人的盛况。

那时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的通讯联络方式，文化的传播可以说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踏来的，它们因道路的延伸而来，当然也要因为道路的延伸而走向更加广阔的地方。

多年以来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翻山越岭地行走在龙泉驿广袤的山野，辗转往返，古道虽是多已湮没于黄尘与荒草之中了，但沿着古道的走向，长松寺、大佛寺、石经寺、燃灯寺、桃花寺，元堡摩崖造像、迴龙寺摩崖造像、大佛寺摩崖造像、清音溪摩崖造像、木鱼山摩崖造像、高洞子石像、玉皇观石

像，观音摩崖造像等，那龙泉驿境内几乎所有的宗教文化遗址或道场，竟被我无意间全部路过。它们有的虽已为废墟、有的仅存残垣断壁，有的至今也香火旺盛，但无论怎样，在我看来，它们都是古道沉浮之外的美丽遗痕，通过它们，我们得以望见历史的风尘远影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正因为这条商贾繁华的古道，公元557年，当时北周政权驻防武康郡（今简阳）的车骑大将军强独乐等，才会将颂扬他们统帅北周文王宇文泰生平业绩的碑文，镌刻在古道旁那块硕大的天落石上，以彰显世人。同时，也正因为古道带来的信仰冲突和交融，天落石上才有了那龛著名的儒、释、道“三教道场”的石刻。

在过去，成都以东的那些黄土陇岗，一直都被成都人视为墓葬的风水宝地。所以，顺着古道，明蜀王府的风水师最终在十陵镇大梁山麓，找到了被数代明蜀王认为可以“永结龙脉”四至朝向俱佳的灵魂栖息地。以明僖王陵为中心，10余座明代蜀府诸王及王妃集体埋葬这里，由此而形成了一处类似北京十三陵的著名王陵墓葬群胜迹。被誉为中国古代帝王陵中最精美最集中的明蜀王陵地下宫殿，对于了解明代藩王陵寝制度以及建筑、雕刻艺术等方面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及至明末清初，古道上涌动着中国历史最大规模的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浪潮，伴随着这股移民浪潮，无数客家人从历史的深处走来，从千里迢迢的岭南走来，像一粒粒饱满的种子，在成都以东的这片山地和丘陵拓荒生息，枝繁叶茂，使得被学术界称为“东山客家”的这片以洛带为中心的客家人聚居区域，最终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区。今天，地处洛带古镇上的广东会馆、湖广会馆、江西会馆和川北会馆建筑群落，不仅是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移民文化的生动演绎，其宏伟壮观、布局考究的建筑特色，实为研究中国会馆建筑文化的珍贵资料。而地处十陵镇千弓村的朱熹宗祠，作为四川唯一的朱熹纪念拜典场所，则是朱熹理学、客家宗祠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标本。

除此之外，古驿站的龙泉驿，是辛亥革命四川的首义址；古驿道上的柳沟铺，是当年刘伯承率领讨贼义军抗击北洋军阀的战场；古道经过的长松山，至今也耸立着民国军阀的避暑山庄……石刻文化、宗教文化、王陵文化、客家文化、宗祠文化、战争文化、公馆文化、红色文化，竟是如此多样而丰富地构建起龙泉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。所以，当我们重拾汉唐巴蜀古道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也就精心地拾起了龙泉驿多彩文化的彩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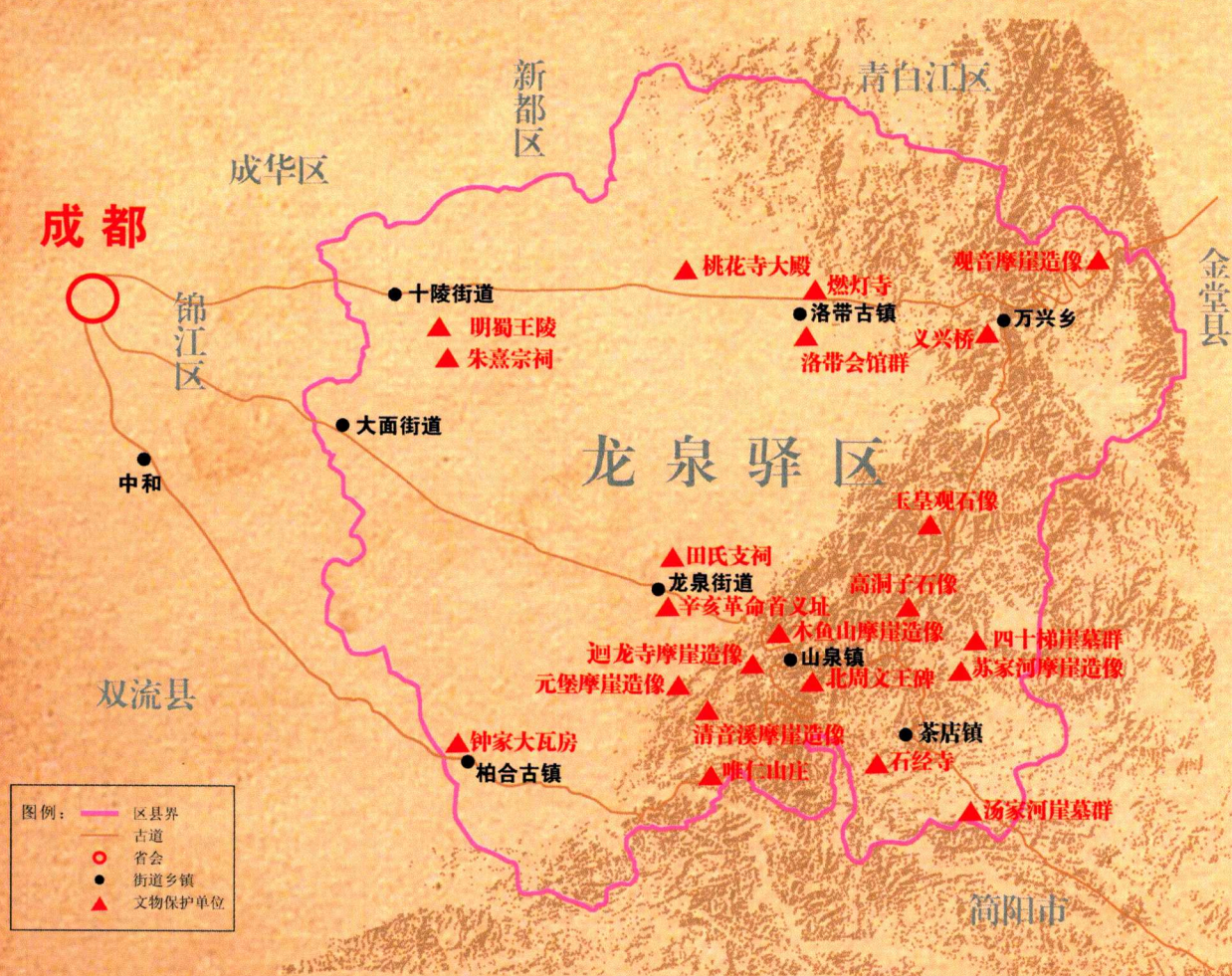
岁月雕花，遗产就在我们身边，关键是我们拥有怎样的眼光和看待它们的态度。无疑，那些饱经沧桑的古道遗痕，在今天这个“努力建设与经济蓬勃发展相得益彰的文化生态环境”的语境下，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，它们是我们得以找寻传统的精神家园，是触之有温的溯源根脉，不仅是人民群众多样化、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资源，更是一个地方软实力竞争力不可多得的载体。

此时，正是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，和煦的春阳再次叩开龙泉山脉的门扉，桃花烂漫的龙泉驿，灼灼其华。



王毅 考古学家、成都博物院院长

汉唐巴蜀古道（龙泉段）文物保护单位 分布示意图



■ 序 言 / 二

■ 汉唐巴蜀古道示意图 / 四

■ 古驿与汉崖墓 / 二一

■ 古道与摩崖石刻 / 二七

■ 佛教与龙泉文化 / 五七

■ 明蜀王陵 / 七一

■ 洛带会馆群 / 九三

■ 客家宗祠、民居与公园 / 一一三

■ 辛亥革命 / 一二五

■ 民国风云 / 一二七

1470598

岁月雕花

主编 曾列 张珂

汉唐巴蜀古道遗珠

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470598

汉唐巴蜀古道

龙泉驿多彩文化的彩练

清乾隆三十年上下的某年秋月，简州知州宫思晋，虽“雨后但愁蛇径滑”，但“为了事敢辞劳”，十天之中，曾三过龙泉驿，并在此行中，写下至今仍为龙泉人广为流传的诗句——“吟鞭恰趁晚秋天，踏碎龙泉几点烟”，“野店栖迟风味好，呼童先煮在山泉”。

正如龙泉驿这个地名所传达的信息，历史上的龙泉驿其实就是历代王朝设置的一个驿站，所谓“汉置邮亭，唐设驿传”，元代为站赤，明朝才叫驿站，始称“龙泉驿”。既为驿站，那驿道自然是早于驿站的设置而途经此地、通达四方了。

有史料证实，龙泉驿境内最早的古驿道起于汉时，兴于唐代，作为其时连接成都与重庆之间最近的交通干道，这条驿道因此被称为汉唐巴蜀古道。就在半个多世纪前，虽经两千多年的演变，这条道路呈现在人们眼前的，依然是一条宽仅五尺的石板路，它因出成都东门，又被称为“东大道”。东大道五里一店，十里一铺，三十里一驿站，所以成都以东的五里店、黄门铺、大面铺、界牌铺、龙泉驿、山泉铺、茶店子等，都是因古道而遗留下来的古老地名，而东去成都锦官驿三十里的龙泉驿，则是汉唐巴蜀古道上的“川东首驿”。

过去，一两家为店，三五十来家为铺，铺则设有“铺卒”之类的公事人为官家传递文书，而驿站则不仅有驿丞、驿使、驿卒，还配有驿马、驿馆，酒肆饭馆旅社俱全。无论是店、铺还是驿站，其最根本的目的都是旅行者食宿休息的地方，它们在古驿道上一路排开，也就串接起汉唐巴蜀古道一卷商旅繁华的行路图。

其实，依托于锦官驿——大面铺——龙泉驿——山泉铺——柳沟铺这条古老的驿道，以及龙泉山西侧的洛带镇、龙泉驿、柏合镇三处重镇，很早时候，汉唐巴蜀古道就在龙泉驿境内逐渐形成了相对发达的交通网络：一路从成都双桥子出发，经保和场、西河场、洛带镇、抵金堂县五凤溪，顺沱江而下，融入汉唐巴蜀古道。因该道以贩运货物为主，又称“洛带商道”；一路从成都九眼桥出发，经黄门铺、中和场、高店子、柏合寺、贾家场、三岔坝、镇金桥，入资阳后汇并到汉唐巴蜀古道。因该道途径长松寺，为历代文人墨客拜谒之道，所以又称“长松文道”。

“拉不完的成都府，填不满的重庆都”，通过这句谚语，我们可以想见，其时的古道上，那满载货物的车马，肩挑背驮的贩夫，行色匆匆的路人，背包打伞的香客，以及马蹄声急卷一路黄尘而来的信使等等，或路途奔波，或歇脚于店、铺、驿站里，该是何等的热闹非凡啊。与此同时，与这些人流、物流如影相随的，就该是南来北往、东进西出的文化传播与风俗交融了。

在这点上，先期的宗教文化无论是影响力，还是在传播的形式上，都是十分地惹人瞩目。

成都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，而在道教初步形成的东汉，佛教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。就在佛、道为争取信众的激烈竞争中，有着2400年历史的成都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宗教文化相争且传播的沃土。那青城山、鹤鸣山作为本土道教文化的发祥地就自不必说了，就以始建于魏晋、鼎盛于唐宋的成都大慈寺为例吧，就曾有地占千亩，梵宇96院，楼、阁、殿、堂等8524间，僧侣5万人的盛况。

那时该没有像今天这样快捷的通讯联络方式，文化的传播可以说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踩踏来的，它们因道路的延伸而来，当然也要因为道路的延伸而走向更加广阔的地方。

多年以来，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翻山越岭地行走在龙泉驿广袤的山野，辗转往返，古道虽是多已湮没于黄尘与荒草之中了，但沿着古道的走向，长松寺、大佛寺、石经寺、燃灯寺、桃花寺，元堡摩崖造像、迴龙寺摩崖造像、大佛寺摩崖造像、清音溪摩崖造像、木鱼山摩崖造像、高洞子石像、玉皇观石

像，观音摩崖造像等，那龙泉驿境内几乎所有的宗教文化遗址或道场，竟被我无意间全部路过。它们有的虽已为废墟、有的仅存残垣断壁，有的至今也香火旺盛，但无论怎样，在我看来，它们都是古道沉浮之外的美丽遗痕，通过它们，我们得以望见历史的风尘远影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正因为这条商贾繁华的古道，公元557年，当时北周政权驻防武康郡（今简阳）的车骑大将军强独乐等，才会将颂扬他们统帅北周文王宇文泰生平业绩的碑文，镌刻在古道旁那块硕大的天落石上，以彰显世人。同时，也正因为古道带来的信仰冲突和交融，天落石上才有了那龛著名的儒、释、道“三教道场”的石刻。

在过去，成都以东的那些黄土陇岗，一直都被成都人视为墓葬的风水宝地。所以，顺着古道，明蜀王府的风水师最终在十陵镇大梁山麓，找到了被数代明蜀王认为可以“永结龙脉”四至朝向俱佳的灵魂栖息地。以明僖王陵为中心，10余座明代蜀府诸王及王妃集体埋葬这里，由此而形成了一处类似北京十三陵的著名王陵墓葬群胜迹。被誉为中国古代帝王陵中最精美最集中的明蜀王陵地下宫殿，对于了解明代藩王陵寝制度以及建筑、雕刻艺术等方面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
及至明末清初，古道上涌动着中国历史最大规模的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浪潮，伴随着这股移民浪潮，无数客家人从历史的深处走来，从千里迢迢的岭南走来，像一粒粒饱满的种子，在成都以东的这片山地和丘陵拓荒生息，枝繁叶茂，使得被学术界称为“东山客家”的这片以洛带为中心的客家人聚居区域，最终成为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客家人聚居区。今天，地处洛带古镇上的广东会馆、湖广会馆、江西会馆和川北会馆建筑群落，不仅是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移民文化的生动演绎，其宏伟壮观、布局考究的建筑特色，实为研究中国会馆建筑文化的珍贵资料。而地处十陵镇千弓村的朱熹宗祠，作为四川唯一的朱熹纪念拜典场所，则是朱熹理学、客家宗祠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标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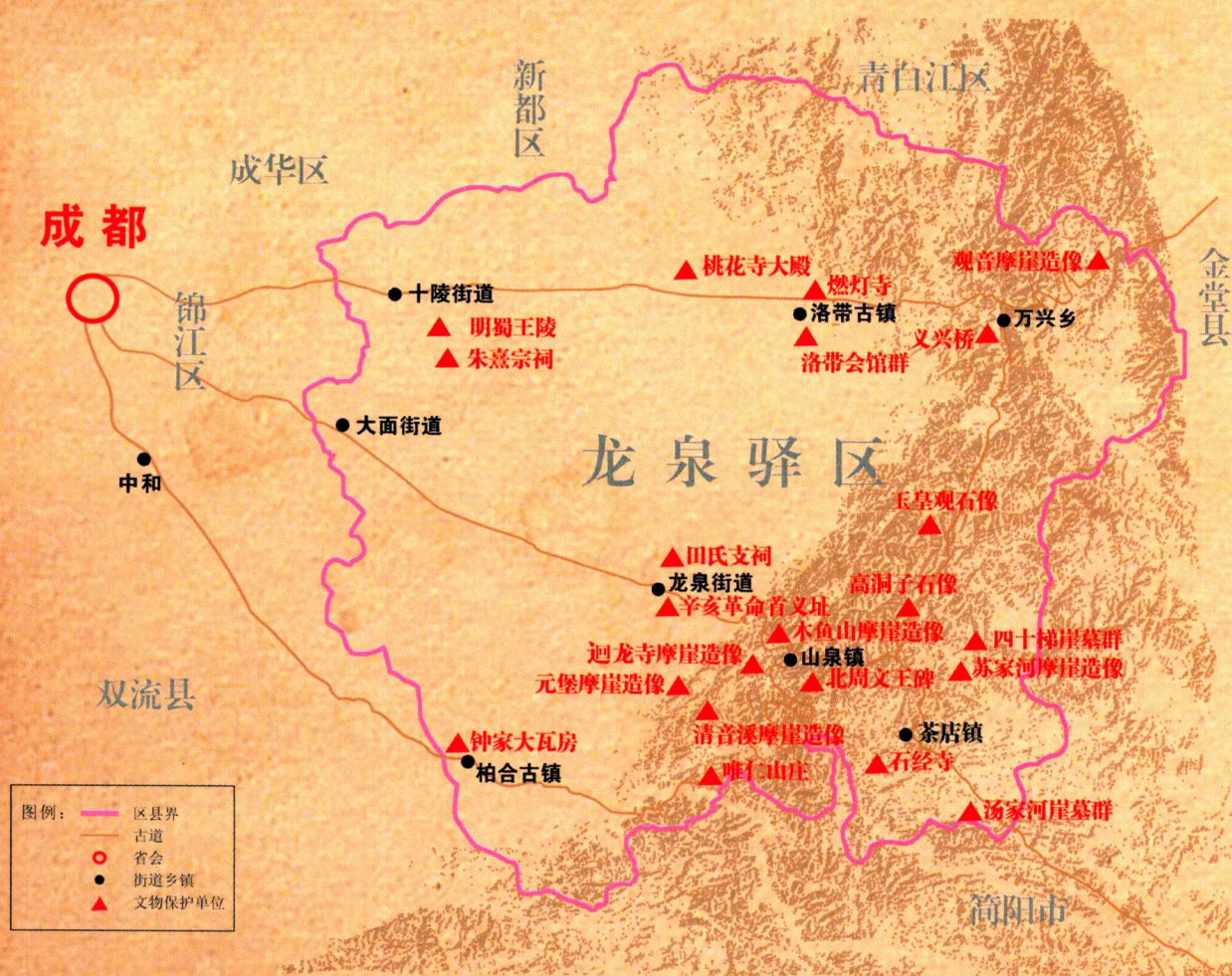
除此之外，古驿站的龙泉驿，是辛亥革命四川的首义址；古驿道上的柳沟铺，是当年刘伯承率领讨贼义军抗击北洋军阀的战场；古道经过的长松山，至今也耸立着民国军阀的避暑山庄……石刻文化、宗教文化、王陵文化、客家文化、宗祠文化、战争文化、公馆文化、红色文化，竟是如此多样而丰富地构建起龙泉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。所以，当我们重拾汉唐巴蜀古道这个话题的时候，也就精心地拾起了龙泉驿多彩文化的彩练。

岁月雕花，遗产就在我们身边，关键是我们拥有怎样的眼光和看待它们的态度。无疑，那些饱经沧桑的古道遗痕，在今天这个“努力建设与经济蓬勃发展相得益彰的文化生态环境”的语境下，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，它们是我们得以找寻传统的精神家园，是触之有温的溯源根脉，不仅是人民群众多样化、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资源，更是一个地方软实力竞争力不可多得的载体。

此时，正是莺飞草长的阳春三月，和煦的春阳再次叩开龙泉山脉的门扉，桃花烂漫的龙泉驿，灼灼其华。



汉唐巴蜀古道（龙泉段）文物保护单位 分布示意图



■ 序 言 / 二

■ 汉唐巴蜀古道示意图 / 四

■ 古驿与汉崖墓 / 二一

■ 古道与摩崖石刻 / 二七

■ 佛教与龙泉文化 / 五七

■ 明蜀王陵 / 七一

■ 洛带会馆群 / 九三

■ 客家宗祠、民居与公园 / 一一三

■ 辛亥革命 / 一二五

■ 民国风云 / 一二七



■ 春天，残存龙泉山中的汉唐巴蜀古道，掩映于桃红梨白之中。作为最早连接成都与重庆的一条古驿道，汉唐巴蜀古道既是过去的交通要道，更是文化传播、文明交融的人文走廊。
花如雪，飘零了岁月沧桑的古道，历史的幽谧随落英的隐约轻拂而来。



■ 崖墓，俗称蛮子洞、仙人洞，是汉代流行于岷江流域的一种仿生人住宅、凿山为室的墓葬形式，所谓“凿崖石以室兮，托高阳以养仙（《后汉书·冯衍传》）”，幽暗的墓穴中，微缩的锅台与洞室，既是古人“事死如事生”冥界观念的反映，更作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历史密码，有力地证明了龙泉驿这方地域的源远流长和自古以来的文明昌达。

（图为龙泉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汤家河崖墓）

